

Financing life



“恶作剧女孩”和她的“开心笑吧”

◎孙林

恶作剧令她失去男友

陈静出生在美丽的青衣江边,上面有两个哥哥,从小跟着哥哥们玩,是个捣蛋的女孩。上山摘果,下河摸鱼,凡是男孩能干的她都拿手。上学后,她又顽皮得不行,常常捉些小虫子放在胆小同学的抽屉里,把人家吓哭。老师批评,父母也打骂,可陈静却依旧那么“野”。不过,因为陈静天真烂漫,长得可爱,学习成绩又好,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。

1999年,陈静高中毕业考上了西南大学。上大学之后,看着班里的女同学个个文静秀气,斯文有礼,陈静倒不好意思那么“放肆”了。2002年夏天,陈静面临毕业,她和一个也是“捣蛋鬼”的男同学郭北因为平时互相恶作剧,彼此竟然萌生了好感。毕业后,他们留在重庆找工作。陈静很快找到一份在小报社当记者的工作,而郭北则应聘到一家企业跑业务。

这年春节,陈静跟郭北回了趟老家。年初三晚上,吃过晚饭,郭北携陈静在屋后的晒谷坪上看星星。过了一会儿,郭北捂着肚子说有点不舒服,想去解手。乡下的茅厕不像城里,离住房挺远,陈静就对男友说:“我陪你去吧!”陈静在外面等他,过了十几分钟,郭北还没出来。她感到有些无聊,蓦地嫣然一笑,计上心来。她蹑手蹑脚地走到茅厕旁,为了增加恐怖效果,她脱下身上的黑大衣,蒙在了脸上。郭北解完手,刚拉开门,陈静学着电影里的女僵尸猛地跳出来,同时阴阳怪气地发出一声长叹。郭北惊慌失措,往后退了两步,“扑通”一声掉进了粪池里!原来郭北老家的粪池溢得满满的,只在门口架着两块板。他父亲闻讯跑来,拉起郭北,往他身上倒了好几桶水,可哪里冲得干净。郭北只好连夜去了河边,不顾寒冷泡在河水里,直泡得手脚僵硬才上岸回家。

家人知道是陈静搞的恶作剧后,都纷纷责怪她,说大过年的,却弄出这种晦气来,因此认定她是不吉祥的。郭北也十分生气。陈静委屈地说:“我原本只是想开个玩笑,谁知道他会掉进粪池里呢。”不过委屈归委屈,陈静还是觉得非常惭愧。然而郭北父母却再也不喜欢她了,要儿子和她分手。回到重庆后,郭北对陈静冷淡了许多。终于在一天晚上,

他低着头对她说:“我父母不接受你,我们还是分手吧!”看到这段感情已经无法挽回,陈静哭了。

恶作剧竟能帮她赚钱

和男友分手后,因为心情不佳,陈静无心工作,被老板狠狠地骂了一顿。气在心头的她为了逞强,竟然炒了老板的“鱿鱼”。她躲在租来的小屋里,整日都觉得忿忿不平。几天后,她回了趟老家,却住不了两天又跑回重庆。

一肚子火无处发泄的陈静这时遇到了大学同学刘剑凤,刘剑凤说她开了间歌厅,现在缺人手,劝她去帮她的忙。百无聊赖的陈静想也没想就点头了。可是她去了歌厅后,却因为“旧病重犯”,经常对刘剑凤搞些小恶作剧。刘剑凤受不了,最后委婉地辞退了她。陈静心情烦透了,一天晚上她听收音机时,听里面的主持人刚好谈到恶作剧,当主持人说到“其实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,搞点小恶作剧有助心情放松,使人欢畅大笑”时,她心里一激灵:搞恶作剧并非都惹人讨厌嘛,只要搞得妙,说不定还能赚钱呀!现在的城市到处都有酒吧、网吧、什么吧的,不如我就开个笑吧,专卖恶作剧!说干就干。为了租到地段好的场所,她跑遍了市区,找好房子后,才发现自己的积蓄离本钱还差得远。无奈之下,她只好打电话回家向父母借。知道父母对“笑吧”不可能理解,她也不敢告知实情,只说是要钱做生意。

陈静给“笑吧”起名字叫“开心笑吧”小吃坊。开张大吉那天,门口的招牌上醒目地印着几行大字:为了让大家开心大笑,凡进本吃坊的顾客,只要讲一个无伤大雅的有关恶作剧的笑话,或者做一个恶作剧,逗大家开怀大笑的,免费提供饮料和食品!欢迎光临!

其实,陈静的灵感来自美国生意人的经营之道:用看似吃亏的点子诱人们多消费,最终算起来还是自己赚了。当然,她的“笑吧”不是真的出恶作剧,而是经营一些茶水、酒水、咖啡、饮料以及小吃等等,凡是来“笑吧”吃东西的客人,只要讲一个有关恶作剧的笑话,或者做一个恶作剧,就可以给他提供免费饮品。她相信这一招肯定可以吸引很多顾客。而顾客们又不可能全都讲笑话或做恶作剧,只要消费的人多,即使有一部分是免费的,她依然有赚头。

当天,这幅奇特的招牌和装修清新浪漫

的小吃坊就吸引了许多顾客。自然,借饮食看热闹的人多,而为了免费大快朵颐而说笑话、做恶作剧的也不少。一个在附近写字楼上班的男青年是和他女朋友一起来的,他笑眯眯地说:“请大家跟我朗诵一首诗好不好?‘暗石竹,暗石竹,暗石大春竹’。”众人不明所以,跟着他读了起来,读完后才恍然大悟,原来男青年说的是:“俺是猪,俺是猪,俺是大蠢猪!”大家乐坏了,“轰然”大笑起来!就这样,男青年和他的女朋友有了一顿免费的丰盛午餐。此情此景使许多人跃跃欲试,但大部分顾客的现场发挥不太好,只能乖乖地掏钱。一个月后,陈静盘点了一下,发现除去各种开支后,她竟然净赚了8000元!

2004年6月的一天,当一位顾客讲了一则笑话后,陈静突然灵机一动,心想既然这些恶作剧笑话和小恶作剧那么逗人喜欢,有些还是顾客即兴编出来的,如果征得他们的同意,把它们收集、改编成笑话或短信息,投给一些有此需要的报刊或网站,不就可以一箭双雕吗?

从此,陈静每晚就在灯下整理白天顾客自编的恶作剧笑话或小恶作剧,全部写成文字。收集到一定数量后,就寄给全国各地的报社杂志,特别是一些小报小刊,连一些内刊也没放过。没想到,统统被采用了,每条最少都有10元稿酬,多的还有40元呢!半年后,陈静竟从中获益差不多两万元。她喜滋滋地想,真有意思啊,恶作剧竟也能帮自己赚钱!

恶作剧成全爱情和事业

这时的陈静和顾客们混成一片,大家常自然而然地拿她开玩笑:“什么时候找个男人嫁掉呀?”陈静不由想起和郭北的那段往事,难免伤感。

因为陈静本身爱搞恶作剧,和这些老顾客熟了,她也耐不住地找乐子。对象是一个很幽默的小伙子,他在小吃坊左边的明珠大厦上班,叫刘奇。一天,刘奇过来吃中饭,他让陈静帮他点一份午餐,陈静鬼鬼地笑着,过了一会,她捧着一盘红辣椒、油条和螃蟹过来了。刘奇说:“今天的午餐怎么这么特别?”陈静嫣然一笑:“哦,弄错了,不过真巧,我看你的鼻子好像老油条,眼睛好像红辣椒,眉毛好像两把刀,走起路来两边倒,好像螃蟹要昏倒!就把这份午餐送给你吃吧!”刘奇“呵呵”笑了起来,他问陈静:“如果我是骑马的,你可以叫我

‘马夫’;如果我是驾车的,你可以叫我‘车夫’;如果我是管账的,你又叫我什么呢?”“账夫……”陈静一喊出。就马上觉得不对劲,脸一下红到了脖子根!

从此,刘奇见到陈静就“开涮”,尽占她的“便宜”。两人在恶作剧和笑话中渐渐眉目传情起来。常来的顾客见他们很“默契”,忍不住对刘奇说:“绿豆是你多情的眼睛,芳缘是你性感的嘴唇,电线杆是你伟岸的身躯,癞蛤蟆吃天鹅肉是你不懈的追求!”每当这时,刘奇就真的对陈静作癞蛤蟆吃天鹅肉状,直逗得小吃坊里笑声四起。行人忍不住探头看究竟;这里面的“帮食客难道都乐疯了?为什么都那么开心?”

自刘奇和陈静正式确立关系后,刘奇便辞了在写字楼的工作,过来给陈静当“老板郎”,并专门收集客人自编的恶作剧和笑话。当收集了满满一大本后,刘奇突发其想对陈静说:“哎,咱们可以出书了呀!”陈静马上响应,觉得他这个点子确实不错。于是,2006年3月,他们重新编写过这些从“民间”搜集来的恶作剧及恶作剧笑话,整理成本后,寄给了一家出版社。出版社的负责人看到这本笑破肚肠的“整人”笑话后,当即决定出版。于是,这本后来叫做《笑掉小牙》的恶作剧笑话出版后,销售得不错,陈静从中又赚了一笔。

2006年秋天,对于陈静来说这也是个丰收的季节。她盘算过自己的资产加上出书所赚的钱,此时已达50多万!这时,刘奇向她求婚,她答应了。陈静和刘奇结婚半年后,因为她喜欢云南丽江的小巷溪流,更因为想扩大生意,2007年春天,陈静独自去了丽江,租了一间较小的门面,开起了第三间“开心笑吧”小吃坊。丽江游人如织,当地环境和气氛也十分适合开这种玩乐性质的小店。所以,每天进来消费的人从不间断。到了2007年6月,她和刘奇再次盘算了一下,两人总资产已达到70多万元。

每个月底,都是刘奇飞来丽江和陈静相会的日子,颇有点“牛郎织女”的意味。那几天,陈静就暂且不做生意。白天,两人手拉手在古城里漫步,玉龙雪山上的水款款流下,青青的石子巷蜿蜒曲折,让两人流连忘返。而晚上,他们就去看听“宣科”,那是一种活化石音乐,声声都在诉说着东巴古老的文化与美丽传说。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,竟缘于恶作剧,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



◎积雪草

闺中蜜友结婚,邀请我和老公一起去观礼,参观她的新房。真是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闺蜜的新房,宽敞时尚气派,位于市内新开辟的高档住宅小区,一个客厅就是足有四十多个平方,和老公父母家的房子差不多大。惊讶之余,拉过蜜友悄悄问她,腐败了吧?怎么买到这么大的房子?蜜友说,交了首付之后,其余都是贷款,提前享用劳动成果,这叫时尚。

我和老公深受刺激,回家后我们暗暗商讨筹划贷款买房之事。到了星期天,我和他就瞒着他父母到处看房,几乎把市内所有新开工的小区都看了一遍。人跑黑了跑瘦了,腿也跑细了。半年后,我们在一个周边设施好,而且临海的小区订下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。不是没有深思熟虑,也不是能够承担起这笔巨大的开销,但,老公说,要买就一步到位,房子不是其他商品,过几年就可以换新的,一套房子说不定能住一辈子。向开发商交纳了五万块的订金之后,老

房啊房

公才跟他的父亲说起这件事情。父亲从来没有像这样发过火,咆哮的声音几乎能顶起房瓦,对着老公就嚷起来,“真吃卯粮已经不应该了,还一下子吃得这样饱,吃得底不见,下半辈子,怎么还上这笔钱?住大房子又怎么样?喝西北风啊?先说明白,别指望我啊,即使把我的老骨头砸碎了,也不够你买房子的。”

老公梗着脖子,执拗地说:“我就不相信。我还年轻,我踏实肯干,不乱花钱,这辈子还挣不到一笔买房子的钱?”那两天,家里充满了硝烟的味道,令人神经紧张得不愿意在家里多呆,仿佛随时可以爆发一场战争。以父亲为代表的死硬派坚决不同意买,以老公为代表的强硬派坚决要买,而我,倾向于老公,但内心里还是有一些犹豫:住上新房,就意味着拉上了饥荒,20年的还贷期啊!20年后,意味着我们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,所有的如花岁月都将在还贷生涯中渐渐凋零。

争执到最后,老公的父亲妥协,但仍保留个人观点。他拿出积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和下岗的一次性补贴推到老公面前说:“我不同意你们买那么大的房子,是怕你们顶不住那么多饥荒的压力,而不是怕花我这点老本。”老公不肯要,把钱推回到父亲手里。父亲说:“拿着吧,我只有这么多,父亲没有本事,一辈子没有为你们攒下点什么。”

那一刻,我看见老公的眼里闪着亮晶晶的泪,他哽咽地说:“将来有钱,儿子一定要把这些钱还给您。”父亲说:“什么还不还的,只要你们好,我就好。”父亲的钱,加上我和老公积攒下来的钱,合在一起有十几万,如果买一套小一点的二手房,几乎不用拉什么饥荒。我把想法说给老公听,老公想都没想就拒绝了,咄咄逼人地问我:“是对你老公没信心吧?”我摇了摇头。像买白菜一样买了新房子。搬家那天,我和老公在新房子里彻夜未眠,我们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家。

■财富漫谈

反身性的幽灵：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游荡

◎张晓晖

记得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。在某地,新娘的彩礼是按照多少头牛来计算的,最高可以是九头牛,最少只有一头牛。村子里有个长得很难看的姑娘,村里人都担心她根本就嫁不出去,可有一天,来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,一下子送来了九头牛的聘礼,把这个姑娘娶走了。几年后,当这个姑娘回娘家的时候,人们发现,她变得美丽、文雅而高贵!

人们问那个小伙子是如何改变了这个姑娘,小伙子说,是那九头牛。当一个姑娘被一头牛换走的时候,她的心灵会怎样呢?九头牛的彩礼给了她骄傲和自尊,这就足以改变她了……

还有一个故事:人们发现,几十年前某小学最乱的一个班里的捣蛋鬼大部分都成了杰出人士。人们找到了当时的班主任,一个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她笑着说,没什么秘诀,我只是告诉他们,你们都是好孩子。这两个故事的逻辑是一样的:九头牛的彩礼→让这个姑娘感觉自己很美丽→活得很幸福→自己越来越美丽→人们觉得她越来越美丽→她于是越来越美丽

你们都是好孩子→我们要做好孩子→我们在改变自己→周围的人们觉得我们是好孩子→我们成了好孩子

哲学上说,物质决定意识,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。而在金融世界里,意识的能动作用就更大了。索罗斯的《金融炼金术》里讲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——反身性。也就是说,人的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市场,从而让趋势延续直到不可收拾的程度,然后崩溃。

1969年,当时的一种新的金融工具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(REITs)引起了索罗斯的注意,他写了一篇在当时被广为流传的分析报告,预测说一个“四阶段”的盛衰过程将把这些新证券捧上天,直到它们最终崩溃。

阶段1:由于银行利息非常高,REITs提供了传统的抵押融资方式以外的又一种诱人的选择,所以REITs将急剧增多→

阶段2:REITs的增多将向抵押市场注入大量资金,创造房地产业繁荣→

阶段3:这种自我支持性的程序将延续下去,直到抵押信托占据房地产信贷市场相当大的比例,随着房地产业的降温,房地产价格将下降,REITs将持有越来越多的不可兑现的抵押物,而银行将开始恐慌,要求偿还他们的信用贷款→

阶段4:随着REITs收益的下降,逐渐走向崩溃索罗斯要说明的并不是REITs最终要崩溃,而是说,崩溃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,所以,人们还有充足的时间在这个周期的繁荣阶段中获利,他预测,唯一真正的风险是“那个自我支持性的过程(阶段2)根本不会开始”。

也就是说,如果REITs不能有效增多,就不能带来房地产业的繁荣,那么REITs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;反之,一旦REITs不断增加,那么就能创造房地产业上浇油的繁荣。真正的风险是没有人理会REITs,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REITs,所有一切就开始了,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反身性大概就是投资之所以是艺术而不是科学的原因,在自然科学领域里,即使1000个人念叨着1+1=3,1+1仍然不折不扣地等于2,但在投资领域就不同了。

一个故事开始人们不信,但随着人们不断地加入进来,众人拾柴火焰高,故事本身也开始改变了,最终故事变成了真实,一种荒诞、离谱而极端的真实,就是因为参与者的增多改变了故事本身。当1000个人讲1+1=3的时候,可能真的1+1就等于3了,甚至等于4,等于40,400!反正不再等于2了!

当然,反身性本身是对市场的扭曲,这种扭曲最终会被市场校正,只是以一种惨烈、极端的方式而已,只是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而已,只是市场将会在更复杂的震荡中实现对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作用而已。

反身性源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能动作用,也源于众多跟风者对市场本身的能动作用。索罗斯就是在利用反身性的发展过程获取暴利,而巴菲特则利用反身性造成的极端去买进被严重低估的价值,卖出被严重高估的泡沫。前者利用趋势赚钱,后者则逆着趋势去寻找赚钱的机会。两位大师都把反身性发挥到了极致。

反身性的故事最终会结束,但结束之前会让几乎所有的理性都被奚落、嘲笑,直到所有理性的声音都销声匿迹,只剩下一片喧嚣声在市场的上空回荡,而这个时候反身性的故事就结束了。

理性的人们看到反身性的时候很不适应,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反身性下的非理性,他们断言非理性的状态很快会结束,但这种状态偏偏不结束,反而更加借酒撒欢,以疯撒邪地张扬起来。

国会纵火案是在1933年,当时台尔曼和季米特洛夫就看得出来希特勒已经疯了,但攻克柏林是在1945年。这12年里希特勒又造了许多孽,侵略、占领欧洲大陆,远征苏联,建立了奥斯威辛等一大批集中营,实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制度……倒行逆施达12年之久,中间夹杂着日尔曼人对纳粹思想的疯狂痴迷,对《我的奋斗》的顶礼膜拜。

“狼来了”喊了很多遍,但狼就是没有来,理性的人们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,有的人干脆闭上嘴巴,冷眼看市场自个儿折腾;有的人伺机在市场里捞一票;有的人则完全放弃了理性,也跟着喧嚣的声音闹腾起来。

不仅仅是市场,无论是政治、军事、经济,纠正错误往往要很多年,要走很长的弯路,要付出很大的代价,从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开始到我国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,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?错误总是被放大到极致才开始纠正,反身性在这个过程中并不能做些什么,只能让事情变本加厉。

泡沫化生存就像游泳,不会游泳在岸上干站着不行,因为会水而忘乎所以也不行,因为淹死的都是会水的。

反身性的幽灵就这样在天堂地狱之间游荡,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它比上帝都厉害,但它毕竟不是上帝。